

铁雁霜翎

美国

萧逸著



1712.45
20522

阅览室

萧逸作品全集（之五）

铁雁霜翎

「美国」萧逸

中国●西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哂哂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第一章 剑底情仇

“故京软红十丈，柳丝十里飘香。”时间是前清盛世乾隆年间，地点是历朝金粉、红墙绿瓦的北京城。是初秋的日子了，尤其是入夜，北京城更显得颇有凉意。

三更天，叶砚霜从小床轻轻起来，唤了两声娘，不见母亲回答，知道已入睡。想到自己眼前的遭遇以及母亲的病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，差点流下泪来……他慢慢地推开这扇小窗，一片月光射入了斗室，皓洁的月光正照着这年轻人，好一副俊貌：方面大耳，剑眉星目，顾高的个儿，白皙的皮肤，猿臂蜂腰，英俊中别有一股书卷气息……

他深锁着双眉，满脸倦容，像是大病初愈，忽然抬起头，低低地语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今夜有负师恩，要行不义了……”他轻轻地走到自己小木床边，由床下拉出了一口小藤箱，里面是一套紧身黑缎夜行衣和一副鹿皮革囊。他很快地穿上这身衣服，佩好革囊，把一条油松大辫子盘在颈上，在辫尾打了个麻花结儿，这才由褥下抽出了一口剑，只见这剑鞘上古雅斑纹，已知绝非凡品。叶砚霜系好了剑，不由得剑眉一挑，满面青霜。只见他单手一按窗沿，一长身已出了窗外，随即带上窗，真个快似狸猫，落地如棉。

他看了布满天空的星斗，一弯明月正被阴云遮住，显得

冷阴阴地，正是夜行人出没的绝妙好时，不由得面色一冷，一拧身已上了房，再一杀腰，直似脱弦强弩，只一瞬，已消失在阴影里。

一阵急驰，也不知走了多远，他在一家大宅门口驻足，看了看这宅门。好大的气派！门前是一对青石大狮子，古铜色的正门上扣着两个大铜环，映着月光闪闪生辉；再往墙里看，隐约地似见雕梁画栋，古树参天，端的好一座王公府第。他略为打量了一下周围地势，不禁暗自点头，背后手问了问身后长剑，只一晃身已上了丈许高墙，再一飘已入院中，眼前是处处朱栏，花木绕宅，假山小桥……真个幽雅已极。他隐身在一块假山石后，打量眼前形势，一丛丛的屋角也不知有多少间。这年轻人内心一阵跳动……终于一跺脚，自语道：“好坏只此一次。”

现在他才看到有一面长匾高悬正厅门首，隐隐地尚可辨出“九门提督府”五个大金字，不由眉头一皱，暗想：“这九门提督姓铁，曾和父亲有深交，平日居官公正廉洁，我似乎不该在此下手……”

忽然他听到身后有异物走动，一回首，不由暗暗心惊，原来竟是铁府所饲养的一只斑斓藏犬。这犬出自藏北名种，听嗅极灵，凶猛无比，平日白天向关于笼中，入夜才敢放开，这时似已发现假山石有人，竟往这走来。砚霜当时一急，顺手弹出一粒石子，落于数丈之外，这狗一声闷吼，竟飞快往石子处扑去。砚霜乘机就往上窜，不想还未起就闻左侧疾风扑到，一侧身始看清竟又是一恶犬，状同前，一声不响往自己颈下咬来。好个叶砚霜，此时只见他往右一侧身，轻舒左掌握住这狗前爪往前猛带，右掌暗运内力“小天星”掌力，只

三成劲向外一吐，这狗只悲嗥半声，头骨尽碎，当时了账。砚霜虽轻而易举料理这狗，也不禁暗惊这铁府戒备森严。经此一斗，倒打消了他前思去意，生怕那狗再回来，哪敢在此再待，一连几纵又出去了几层院落。眼前景致更较前为佳，一个半圆的月牙门，深露于藤萝花下。砚霜由门内往里看，见有一处雕栏的绿窗尚透着微光，他贴于窗下隔着帘缝往里看，只见一个女童儿，头上扎着两个髻角儿，身上一套大红睡袄，一面打着哈欠一面在桌上找物，一会才拿起了一柄拂尘，一面嘴里还说：“叫我好找，看我不把你们这群东西都给轰出去。”

砚霜猜想，这说不定是哪个哥儿的小丫环，半夜被蚊子给咬醒了，起来找东西赶蚊子，心想时机难得，想着就见小丫环端着灯要往里走，连忙一闪身来到这房门口，用手在门上叩了两下，就听里面那女童问：“谁？”砚霜也不答，又敲了两下，这丫环一面说：“真怪，半夜三更这是谁？……”一面就听里面开门锁声，随着就见这门“哑”的一声开了……还未容这丫环看清有人没有，就觉得一阵疾风由顶上掠过，随觉得背后腰眼上一麻，一阵昏迷，人事不省。

砚霜以快身法进屋，点了这女童的睡穴，把她移至这屋椅上，见她脸色微红，用手一试出气均匀，知道不会有何伤害，至多明午自会醒来，这才就着那灯光把这屋一打量，不由暗暗佩服这主人竟是个饱学之士。

原来这是间小书房，有一张红木雕花的书桌，文房四宝齐列桌上，尚有四张小型太师椅立于两边，有两个空花小几夹于其间，地下是猩红的藏毡，四壁有六幅工笔花卉立轴，还有一面样式古雅的七弦琴。突然，他竟发现在左墙上尚悬着

一柄古剑，不禁暗暗一惊，心想这屋主人，不仅是文雅之士，且尚是一武林高手，只由这剑能悬于丈许颓壁，如不用梯凳颇不易为，不禁望着那剑呆起来了……

半响他才定下心，心道：“砚霜呀！砚霜！你此番夜入人宅，非奸即盗，如不慎于从事，只怕往日英名就要毁于今夕了！”他几乎要转身回走，突然他想到那垂危的母亲，不禁重鼓勇气，又往里走了十来步。

走出这个书房，就嗅到一股温香。他用手揭开了这幅丝帘，眼前是一张黄铜的西洋床，粉帐半开，还有一面古铜大镜立于床侧。奇怪的是，床上被褥凌乱，像是才有人睡过的样子，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，面红过耳，心想：“这分明是女子闺房，如今半夜三更，我堂堂男人来此做什？”急忙回身，却见一列木箱横于墙角，把心一狠，心想：“我多少拿点东西，方不负此一行。”他顺手一按身后宝剑哑簧，“呛！”一声低吟，宝剑出鞘，带起一缕奇光，剑身如一弯秋水可鉴人手发，阴森森的确是一口宝刃。砚霜见剑已出鞘，不再犹豫，平伸剑身，把剑尖对准第一口箱上铜锁，只一振腕，铜锁落地，他剑交左手，定了一下几乎要跳出口的心，揭开了这大箱盖，只见内里尽些女用衣物，质料俱是上材，心想：“要这些无用。”突然他发现有一红木雕纹小匣置于箱角，顺手拿过匣，见并没有锁，打开来里面竟是一双翠镯儿，颜色碧绿，知非凡品，心想这定是主人心爱之物，不忍都拿，仅取过单镯揣于怀中，把匣儿又放置原处，然后盖上箱盖，却已吓得冷汗直流。

一切就绪，他来到原先书房，在案上拿起了笔，饱蘸墨汁，正欲与主人书明自己苦衷，所借饰物日后必还，不想拿起笔似觉有异，再回头不禁大惊，原来适才被自己点穴熟睡

的女童，此刻竟自无踪，再抬头往墙上看时，那长剑却只剩下了个鞘儿，暗想今夜得遇劲敌，这人好俊的一身功夫，竟能在自己身前出没如常，只这身轻功就不在自己之下。当时哪还敢稍留，把笔放下，轻挥右掌，那残烛应掌而熄，一拉门急纵而出。

当他发现落足处竟是一片琉璃瓦，不禁深悔来时大意，竟未换鞋，如今在这浮有薄苔的瓦面行走颇感不便，还未容他想得太多，就听耳后不远一声低叱：“无耻之徒，打！”三点寒星，两上一下带着一阵轻啸一闪即至，低头已自不及，一急竟使出了师传绝技“金蜂戏蕊”，左足尖点地，全身旁倾，扑噜噜风车似的转了个大圈子，接着右足着地，一个“金鲤倒穿波”，全身后仰，竟窜出足有三丈，随听身旁暗器叮咚落瓦，竟是三粒“五芒珠”。

砚霜立定身形，不禁暗叫好险，哪敢大意，再往发暗器处看，一片寂静，哪有丝毫人影，越发认定来者不易对付，尤其方才叱声语音虽低，分明是一少女口音，更感面上讪讪。他在暗处看了一会儿，不见丝毫动静，不觉胆子又壮了些，同时肚内饥肠辘辘，知道自己一天未食，入夜尚如是奔劳，竟感到微微不支，心想：“凭自己一身超人轻功，如尽力施展出来，也未尝不能将此妞缀下。”想到这，低头紧了紧鞋，气沉丹田，竟施出上乘轻功“八步凌波”，如脱弦之箭，又似跳震星丸，瞬息间已出了这王府七八里，面上已见了汗，才驻足一小庙，回身看时，哪有敌人痕迹，方自庆幸，不想却闻得房上有人娇语道：“尊客好一身轻功，只可惜既光临寒舍，却为何偷偷摸摸？今天姑娘不才，要代父勉留侠驾了！”说着人影一晃，眼前已婷婷玉立地飘下一少女，轻移莲步往自己走

来。

只见她单手背剑，长发垂肩却绾了个髻儿，一身浅绿缀紧身夜行衣，面似桃花，一双大眼睛含着无限深情，却令人不敢逼视！微风里长发微扬，直如玉树临风，此时面容愠沉，似在等着回话。

砚霜见此女面貌之美，生平罕见，说话又如此大方，此时被人家问得张口结舌，不禁羞得把头一低，想到：“此女分明看见我所为一切，却装着不知，以此看来似无恶意……”忽然又想到自己开箱盗物，分明盗贼行为，还有什么可说……猛一抬头，竟和少女目光对在一处，就觉对方眸子内含有一股精气，愈发令人羞愧，当时一跺脚，回身就跑。

这次可没有那么容易跑，才一举步，就听身后少女冷笑道：“要跑可没那么容易，把那柄剑给姑娘留下。”就觉背后金刀劈风之声，这少女竟真砍，来势还真凶。叶砚霜心想自己到底理屈，何况对方又是个女流，自己总觉得对这少女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又想看，又怕看。这时虽觉少女剑到，竟忘了躲，眼看冷森森的剑锋已堪堪刺上，少女竟把剑往回猛一带，一个收势“细胸巧翻云”，在半空直如苍鹰般一个大转身，还是落在叶砚霜对面，满面娇嗔地道：“你到底想死想活？怎么连这么大的宝剑都看不见？不是怕污了我剑，你早就没命了。”

砚霜又跑不成，打吗？自己实在又不愿，再说这女孩一身功夫实在不易多见，心中一面佩服，一面更惭所为，由是愈发地不想打了。这时看那少女满面娇羞，瞪着一双妙目注定自己，不由得胀红了脸说：“姑娘，你这是何苦……我实在是迫不得已！所取之物多则一月少则十天，必定躬亲奉还，还

是让我走吧……”

“不行，你要走也可以，得把剑给我留下，我们一物换一物，这样我还不太吃亏……”话未完，见砚霜双目旁视，知道他又想逃，心想这次非给你点厉害瞧瞧不可，表面仍装作不知，又接下去说：“看你也非下流之徒，怎么做出如此卑鄙之事！……真令人不解……”

叶砚霜被这少女冷一句热一句，直羞得面红耳赤，幸亏是深夜，否则真恨不得有个地洞让自己钻下去才好，这时听见少女最后之言，也不禁有些难堪，心中暗想：“我再让你一次，若再逼我，也说不定得给你点颜色！叫你知难而退……”想着脚可没停，一腾身竟由少女头上掠过，脚下加劲，竟展出十年所学轻功，一路翻腾，往回路急驰。

那姑娘见砚霜这一急驰，直似脱弦之箭，也不由暗暗心惊，心想：这少年到底是何人？这一身功夫真令人可爱，尤其那一张俊脸映着月光……叫人真舍不得下杀手，可是看他屡次想逃，连自己人正眼也不瞧……不禁微愠，此时见他竟由自己头上掠过，不由得一声娇叱，也展出平生所学，兔起鹤落，随后猛追。

也不知追了多久，两人都感不支，尤其是砚霜，这一月来扶侍母亲病几未合眼，更加上一天水米不打牙，此时额角已见汗，出气有声，回头看少女虽被自己拉下一段距离，但自己真想逃出她眼底，目前体力实办不到，心想你既一再相逼，就怪不得我了！

他站定了身形，略一喘息，少女已跟踪而到，因来势太疾，一时不易收足，竟窜出丈余方收住脚，此时也香汗淋漓，娇喘不已，回头用剑指着砚霜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砚霜站定身形，本待发作，此时见少女累成这样，心中不忍……一时竟也呆在那儿。

还是少女先开口，她娇喘稍定，左手理了一下拂在面上的几根秀发道：“哼！好俊的功夫，为什么不跑了呀！”

“姑娘，你这样一再相逼，这是何苦……”说着揣手入怀摸出了那支青光闪烁的翠环，双手平托，往少女处走了几步，接道：“请姑娘原谅，我实在不该……夜入贵府，更不该拿了这只镯儿……还是请姑娘把它收回吧！”

这举动倒真出乎少女意料之外，其实自己明白自己苦追这年轻人，哪里是为了这只环儿！但眼下仍不肯服输道：“谁希罕这东西？被你们男人沾过的东西，我一辈子也不会要，我要是想要还会叫你留到这会儿？”忽然她止住了话，想想不该这么说，又接道：“不过东西先放在你那里，可是没有这么便宜叫你还，……这样吧，你既背系长剑，必定是个会家，我们不妨应应招儿，你如能胜我，不但环儿送你，还可许你逃走……要不然，可没那么简单……”

砚霜此时真是窘态百露，手中翠环人家又不要，收下吧，当着人家又不好意思……一时面红耳赤。

少女见他如此，心中似甚不安，不由一上步，平出剑身，一式“仙人指路”往砚霜胸口点来，一面口中喊道：“别怔着啦，看剑！”

砚霜此时见少女剑带起一缕青霞，眼看已近自己胸前，不由得右脚往后一退，伸右手三指往少女持剑右手脉门便抓，明面是夺剑的样儿，却暗含着拿穴的高招，眼看已快挨着，不想少女猛一收招，一个转身出去丈余，口中还说道：“你既客气不亮剑，我也不便欺你，倒要领教领教你掌下高招。”一面

还剑于鞘，不禁噗嗤一笑道：“你看我急着追你，竟连剑鞘也未带来，怎么好呢？”

硯霜见少女一派天真，哪似敌对模样，心中早存好感，此时见少女竟无处插剑，又想放在地下，可是又怕丢掉，竟皱着眉毛左顾右视，不由得一声低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还是陪姑娘玩玩剑吧！”

他说着一抬右手，“呛”的一声龙吟，宝剑出鞘，带起一条银蛇，随着右手一拧，倒提着剑，左手并二指，轻抚剑身，口中说道：“请姑娘手中留情！”

姑娘见对方亮出了剑，不由得心中大喜，心想你到底还是得打。她也平伸剑身，左手平搭于右手腕上，摆开了门户，嘴中也客气道：“哟，还客气，我可不敢当。”

硯霜见对方一亮门户，心中不禁一惊，原来这少女竟是“恒山”派的弟子，久闻“恒山”派以“七十二手越女剑”驰名江湖，怪不得这女孩一再逼自己使剑，看来自己的确要小心了！

经过这一番歇息，二人精力都已大为增进，少女知道硯霜决不会先出剑，自己也不再客气，一上步，手中剑“玄鸟划沙”，正是“天魔剑”起式。

硯霜见少女起剑竟如此凶狠，心中不禁暗惊，知道这天魔剑乃恒山老尼得意招式，共分三十六式，虽不如“越女剑”难以招架，亦甚狠毒，哪敢大意，此时见剑已快至胸前，猛一翻腕，挡开了少女来剑，两剑相碰，击出无数火花，各自一腾身，不由自主地看看自己宝剑，是否被对方砍坏。

硯霜见宝剑丝毫未损，少女低头看时却见锋刃处有半粒米大小的一个缺口，不禁心痛万分。因此剑乃师父恒山老尼

镇庵之宝，剑名“石雨”，虽不能说削金断玉，却可称得上吹毛断发，平日自己爱如珍宝，向不轻用，不想今日一时大意竟被损伤，哪能不痛惜万分！由是不禁迁怒砚霜，娇叱一声：“还我剑来！”身随剑转，“刷”、“刷”、“刷”一连三剑，带起三团光圈，名为“三环套月”，竟逼得砚霜连退四五步，方才站稳。

砚霜见无意间把少女宝剑损伤，内心也颇为不安，此时见少女状如疯狂，不容自己有说话机会，心想不如先把你制服，再向你道歉，那时看你还有何话说。想至此，也不客气，低声道：“叶某得罪了！”只见剑走轻灵，左舞右盖，全身上下直似无数银蛇盘绕，冷气森森，煞是惊人，竟是仗以成名武林、人所敬仰的“一字剑”。

那少女此时见少年人竟施出了武林绝艺“一字剑”，毫不畏惧，低叱一声，展开了“七十二手越女剑”法，窜高纵矮，“点”、“挑”、“崩”、“刺”，一时间竟连打了十余招不分上下。

这一阵急斗，可谓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轻灵时如夜蝠穿梁，稳重处如泰山矗立，见招攻招，见式破式，看看东方竟渐露曙光。此时二人竟忘了疲乏，愈打愈猛，都不由得对方钦佩万分。

这时少女见久不能胜，惟恐砚霜还有绝招在后，自己不敌，一着急竟施出了恩师亲授以救命的临危三招。只见她猛一转身，见砚霜剑由后至，竟故作不知，全身好似向前一跑，避开身后之剑，随即猛挥右手长剑，好一招“孔雀剔羽”，竟把砚霜惊出一身汗来，随见她低叱一声，飞起了无数剑花，全身上腾，举左足点开了砚霜锋利剑身，寒刃下穿，右足竟在混乱中飞往砚霜左肩“肩井穴”点来。

砚霜见少女竟施出自己见所未见的怪招，一时竟不知何以招架，心想：“罢，罢！你竟拼命，我也不容你了。”只见他仰面朝天，突收左肩，只一抽身已滑至少女身后，容他抽身再快，冷森森的剑锋已滑衣而过，黑缎的夜行衣上，斜开了两寸多的一道裂缝。

少女一飘身窜出丈余，一声娇笑道：“承让了！”突然她脸色铁青，把脚一跺，如飞鸟穿林，投入黑密密的树林，只几腾身已不见芳影……

剩下了既惊且愧的叶砚霜，半天才把宝剑入鞘，同时由衣袋内取出绸巾一方，小心包上了左手的一缕黑物，那竟是一缕既黑且秀的头发……

不远的大树上，微微有一声叹息声道：“孽缘！孽缘！”那声音低得仅有他自己听见，随见那树上飘起一股白烟，竟是一须发全白的古稀老人。

现在这年轻人带着懊丧、失望，像失去了灵魂似的往回家的路上走着，想着，想着，走着，竟流下泪来……

他推开了那扇小窗，飘身入内，见母亲竟气息均匀地熟睡，不禁暗感惊异：“今天她老人家怎么竟熟睡至此？”在愁苦的脸上，第一次裂开了笑纹。他脱下夜行衣，小心地放入箱内，置好了剑，左手拿着绸巾包儿，右手是光华闪烁的翠环儿，看看这边，又望望那边，状如呆痴，那娇柔的情影慢慢又上了眼帘，不知不觉中他吻着那缕青丝……

忽然他张大了眼睛坐起身来，一挺身下了床，举手拔下了墙上一柄银色匕首，“扑嗒！”落下了一个沉重重的小布袋，还有一封白色的书信。

他一见书信封面，笔力苍劲，只飞书着四个字，“字示砚